

新民晚报

有时觉得,散文的玄妙之处,在于它的不可说。

参加一个改稿会,几位年轻作者的散文稿子放在面前,主办方要求我作个点评。评点他人文章,历来是困难事。一来,年轻作者蹒跚起步,缺的只是鼓励;二来,文章这种东西,衡量标准不同,价值认定也就不同,好坏并无定论。譬如有的文章偏重审美性,有的文章偏重实用性,根本无法放在一个盘子里比个高下。有的文章,本是为了某个使用场景而写,符合标准才是第一位。当年香港纸媒辉煌时,诸多大佬在报纸上写五六百字的专栏文章,一时名动天下。这类文章,往往结合时事热点,一蹴而就,当时读来颇多快意。而时过境迁之后,并无多大留存价值。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类文章一无可取,只是用处不同了。想到自己也曾蹒跚独行,希望得到前辈指点鼓励,而说到底,是希望得到“一直写下去”的力量。至于写得好坏,实在是要读得够多、写得足够多,才能自家“悟”出来。悟,是写作里的重要法门。我反省自己,写到现在,算是写好了吗?这一自问,便会叫自己出一身冷汗。此时,倘若要借大师的话来表达,只有三个字:“喝茶去。”

就好像,在沙埠遇到沙埠糕。友人说到,黄岩的沙埠,一定要尝尝沙埠糕。

糕。起先我只觉得,沙埠糕许是一种点心,类似于豌豆糕、梅花糕之类。一路驱车寻踪访古,看了沙埠青瓷窑文化遗址之后,去沙埠古街闲逛,想到友人说的沙埠糕,便欲一探究竟。

沙埠糕

周华诚

原来是一种年糕——手捣的年糕。年糕都吃过,沙埠的手捣年糕能有什么不同?正是午饭时分,古街小店人满为患,看得出,这是家网红店。遂买了一份手捣糕品尝,真是十分洁白柔糯。正因其选用上好的大米,蒸熟后以人力在石臼中反复捶捣,才有如此的柔软细腻口感。又见邻桌食客面前摆的是“饺子”造型,此时手捣糕摊开,包裹一些菜肴配料,外形类似于大型的饺子,只不过“饺子皮”是糯米年糕,这种包菜的吃法,当地人称“嵌糕”。

吃沙埠糕时想到,写文章的人,就是那捣年糕的手艺人。大米到处有,手捣糕也到处有——要捣出不一样的年糕来,实在是难也。捣年糕的人那么多,年糕的形态,几千年来也不过就那么几种,长的,方的,圆的,软的,硬的,偶尔出现一个包裹着菜肴的嵌糕,沾着红糖芝麻的麻糕,就算是创新了。世上的事情大多如此。一定要说这家“正宗”,那家“祖传”,或这里山好水好,捣糕人力气好,年糕特

别香甜,也并无不可。毕竟不论哪里的人,都要吃年糕,方圆数十里的人,都会有各自喜欢的年糕店。这里头有情感,有记忆,有乡愁,有陪伴。它已不只是一份食物,而是文化的承载。

做一份怎样的年糕,也许,不会有讨论的必要。因为没人会想要做“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年糕”,只要做一份老老实实的年糕就好。写文章也一样。有的人写文章,写给方圆数十里的人看,那也是成就一捧糯米的价值;有的人写文章,立志要写给全世界的人看,那就去做咖啡,做红酒,做牛排——总之,各有各的价值,各有各的人生理想。“大狗要叫,小狗也要叫。”契诃夫说的。换句话说,牛排咖啡红酒要做的,年糕也是要捣的。无非,各人是在有限的空间里,把年糕捣出一朵花儿来,把咖啡煮出不一样的滋味来。

在沙埠老街,年糕店的对面,还有家雪糕店。望川书店出的文创雪糕,把当地的特色风物制成雪糕的模型,一时也成为网红,每天都有年轻人在此排队。做个雪糕,也这么卷吗?这真是个卷的时代——不卷出一点新鲜意思来,都不好意思抛头露面。这个望川书店的主理人,恰好是我的朋友,也是一位媒体人;关于这个雪糕,她也说了很多故事,我听了以后,深感做一件事情的不易。世上的



战国五大乱臣,郭开位列其中。战国四大名将,秦赵两国各拥其二。秦国有白起、王翦,赵国有廉颇、李牧,各自声名显赫。秦欲并吞六国,赵国是秦国最难对付的强敌。赵国大将廉颇武艺高强,箭法出众,“以勇气闻于诸侯”,先后率军伐齐国,胜魏国,破秦军,颇得赵惠文王赏识。公元前266年,赵惠文王卒,太子赵丹即位,即赵孝成王。秦赵发生“长平之战”,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攻打赵国,廉颇考虑到秦军是长途作战,消耗甚多,便筑垒固守,坚壁不出,打防御战,使秦军求战不得,无计可施。秦王便派人散布谣言,讥讽廉颇胆小而不敢应战;说秦国最惧怕的是赵国已故大将赵奢之子赵括。赵丹信其言,以“纸上谈兵”的赵括取代廉颇,导致大败,白起坑杀赵兵四十余万。赵国兵败后,仍由老将军廉颇任主帅。赵孝成王卒,太子赵偃继承王位,为赵悼襄王。赵偃的伴读郭开是晋阳人,长得眉清目秀,英俊帅气。因其乖巧玲珑,

父亲卸下客堂的一块门板,用肩头顶到场地的风口处,平放在地上,转身左右手各提一只长凳,东西,或南北方向搁好,顺手将门板按了上去,再在长凳的四个边口竖起四根细竹,将细竹牢牢地绑在长凳脚下,最后将竹席铺上门板。此时母亲从里屋抱出一顶蚊帐,放在门板上,手朝空中伸去,将蚊帐的四只角边的带子系在细竹尖头上,就此,场地的床已搭好。我掀开蚊帐,将头伸进去,先坐直,后平躺。那时,母亲将蚊帐的沿口塞进竹席的下面,笑嘻嘻地说,翻身轻一点。我侧过身,闭眼,此时盼夜风微微吹来,吹进蚊帐,吹到我身上。

我看见了天空。天空如画卷,云朵一块连着一块,一块叠着一块,都是鱼鳞般的模样。我早听说,天上鱼鳞天,明天晒谷不用翻,明天又是大热天。父亲说得好,母亲说蛮赞。他们都替庄稼考虑,都从季节着想。即使下雨,他们也情愿下个倾盆雨。父母还盼望白天有个太阳,晚上有个月亮,只有这样,挑稻不落谷,走路不滑脚。我望着天空,我要找天上的牛马、鸡鸭,找奔跑的野兔、云雀,

事情,没有一件是容易的,想要做出一点“不一样”来,更是不易中的不易。

沙埠这样的老街,世间多矣;年糕或雪糕,世间也多矣。想来,这也和写作一样,芸芸众生都是各自的修行。修到什么程度,其实跟别人无关。从这点来说,写东西也简单——想写就去写了。只是,写或不写,一个人的一天也就不一样了;一天一天地做事,一个人的一生也就不一样了。至于结果,无非也是那三个字:“喝茶去。”



能言善语,赵偃即位后,郭开顿时平步青云,被封为太傅,为太子赵迁的老师。郭开好阿谀奉承,当面屡遭廉颇讥讽嘲笑,让郭开下不了台。他是个极有野心、且嫉妒心极强的人,担心廉颇功大而不利自己,便搬弄是非:“廉颇功大震主,不如另换主帅。”赵偃经他屡次游说,居然应允,以乐乘替代廉颇当主帅。廉颇怒而起兵攻打乐乘,乐乘逃至燕国,廉颇则去魏国避难。由于赵国与秦国交战,一败再败,赵偃便想召回廉颇,派内侍唐玖当使者,携带名贵盔甲与四匹快马去慰问廉颇,期望他回国效劳。当时82岁的廉颇老当益壮,当场试马,并吃了很多饭与肉,表示愿回国效力,但受郭开贿赂的使者唐玖却回来报告:“廉颇将军饭量确实很大,但他在席间上了三回厕所。”赵偃终因此言而没有召回廉颇,廉颇只能终老于楚国而卒。

一起睡在月色里

高明昌

海里面挂着五星红旗的大军舰,还有喜马拉雅山雪白的山峰山峦。

我的眼睛开始蒙眬,看见父母做完了活儿,都端着矮凳坐在我的左右前面。我的母亲,隔着蚊帐的纱布依旧给我扇着蒲扇,在扇子轻轻的声音里,父亲说看云识天气,一看一个准,母亲说牛郎织女的传说是真实的,识字爷爷指着天上的北斗,说老天的安排,一是巧妙,二是奇妙,特别是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,看月亮太久,就会看见月宫里的人在走动,在劳动……我睡着了,就去了梦乡,好像自己成了天使,飞出了蚊帐,飞出了地球,先与太阳照面,后与月球相见。后来我惊醒了,睁眼看左右,没看见母亲。我知道,母亲到里屋睡觉去了,那时想:一样的天空、一样的夜晚、一样的时辰,母亲为什么不热呢?

母亲的热一直在心里。当夜晚成了白天的延续,夜晚就是最好的休息。此时看,头顶上的明月,轮廓分

每次站在书橱前东翻西找,总会不由自主地抽出这本薄薄的《陶行知教育思想论述》,思绪万千。

1990年,对出书一窍不通的我,捧着一叠书稿冒失地闯进学林出版社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逢人就说,要出书,三个月后出一万册书。时任社长的雷群明先生难以置信地望着我,泼了我一头冷水。先要审题,再要审稿,通过了才能谈出版。像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,印个两千册已经是破天荒了。他找来王须兴先生与我谈。

这是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,看得出来,他在字斟句酌地对我说话。信心满满的我,才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要出理论著作,通过选题本就难,出一万册简直是天方夜谭!我傻了眼。

当时,我在陶行知纪念馆工作,每天接待成百上千的参观者,为大家讲陶行知。人们被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精神感动,爱屋及乌,对我都是赞誉。哪想到被许多人认同的话,出书却是“尴尬”外人!王先生未说的话,我猜到了:你从未出过书,他们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你的水平?

王先生见我垂头丧气,想了会儿说,这样吧,我们先不看书稿,找时间去听你的报告。第二天,他真的带了几位编辑到陶馆来。像往常一样,行知堂里挤满了人,我连讲三场,王先生竟然一直没走,静静地听到全部结束,天已黑了。我忐忑不安走向他,未等我开口,王先生说,陶行知精神感人,你讲得也感人!这书可以出,我们帮你!我欣喜若狂,竟忘了谢。

进入书稿审核,我才知道自己完全是个“白丁”。我工作忙,白天没空去出版社,王先生约我下班后顺路去他家里讨论文

明,月光的射线挂上了树梢,从树顶泻下来的月光,慢慢地散落到了地上、床上,碎影就成了想象,感觉心里平静又富有。是的,鸡鸣牛哞的热闹已经过去,鸟儿也去了别处,虫子的声音开始稀落;稻田里,沟渠里的青蛙也闭嘴休息,人自然也要休息了,所以上半夜的喧闹,下半夜的幽静,是老家每个夜晚最好的安排。母亲说,不热,庄稼能长好吗?所以,我们不喊热,说天气真好。我回忆了一下,父母从不怨天。

半夜,狗尾巴草翘得很高,几乎是竖直的模样,一动不动地向着月光的方向;那棵像蒲扇一样的蒲公英,向四周伸出了无数的嫩叶,嫩叶紧紧地匍匐在泥土之上。场地口子上其他的植物,比如蓖麻、芝麻、茄子、豇豆、扁豆就像被月光淘洗过一般,碧蓝、碧绿、清纯、雅静、闪亮,它们都在吐露着自己的芳香。蓖麻是酸爽的气味,芝麻是翠香的气味,豇豆是水果的气味,它们在夜色里垂落着盛夏的果实,既不吱声,也不动身。那时的我,仿佛也成了其中的一株植物,和所有的植物一样,一道睡在大地上,一起睡在月色里。

稿。坐在他局促的家里,他事无巨细地教我定书名、增删稿子,以规定的符号改错字……弄到他家人很晚还不能睡觉。他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我,对于我一些很外行的问题,也总是耐心地解答。去他家十几次,我却都没有超过他一杯茶!

按常规,书历时一年才能面世。应我要求,王先生夜以继日,与他的同事们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三校,赶在1991年10月陶行知百岁生日出版,成了一本献礼书,影响很大。这是我的第一本书,也是所有我出的书中,唯一在半年中连印三次、印数达到两万册的著作。王先生感慨地说,第一次出书的作者,竟出了本如此受欢迎的书!他高兴得不得了。他拒绝我的所有谢意,反而一再说,要谢谢你给我机会编这么好的书!出书的门在我面前打开了,这以后我的陶研著作、散文集、教育论文……一本本出版,为此与几十位编辑打过交道。他们性格迥异,却一样认真,但交往都止于一本书。

只有王先生,对我,他不仅是编辑,还是老师,更是能交心的朋友。后来,我请他担任第一本散文集的责任编辑,他欣然答应。等我把手稿完成,却找不到人了。原来,他因脑溢血在1994年3月突然去世,我的书稿再也交不到他手里。

王先生一生为他人做嫁衣,默默地做着分内分外的工作。他命运多舛,但从不分怨。这是位极普通的出版人,唯有他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事业,连同他编的几百本书,给人以一位共产党员坚如磐石、韧如青竹的震撼。

王先生已离开三十年,夜色苍茫明月在,唯有这本薄薄的书,拿在手里,依然火火烫,沉甸甸!

不到今天轮到。”李牧率亲兵去魏国,途中酒醉时被杀。王翦见李牧已死,便举兵倾巢而出,三个月后,邯郸被攻破,赵迁做了俘虏。赵国被亡后,郭开作为灭赵之大功臣,被秦王封为上卿。但他下场有以下几种记载:一据《东周列国志》记载,郭开因受贿太多,他到秦国受封时未能全带走,受封后去取家财时,途中被人所杀,时人云:“李牧之客所为也。”二是郭开在秦国做官时,毫不收敛,得罪秦国大臣,被杀。三,由于郭开卖国求荣,为赵国人所憎恨,赵国组织了刺客,将其杀死。还有个民间传说,秦王对郭开说了两个字:烹了!

郭开只是战国时代的一个小人,一条恶棍,他手无缚鸡之力,为人没有底线,擅长离间而得逞于一时,最终导致了赵国的灭亡。

间者,古文中有多种释义,其一便是挑拨使人不和。如《屈原列传》:“谗人间之,可谓穷矣。”郭开就是这样擅长挑拨离间的佞人。



七夕会

我来到了热情似火的巴塞罗那海边,开启生平第二次摩托艇历险。

教练是一位拉丁裔小哥,笑容明媚,天生一头乌黑的鬃发。听说,他是身经百战的舵手,以大海为家,以风浪为伴,激情澎湃,浑身充满野性的美。还有一对来自西班牙南部的黑人情侣。当我因抽到13号艇而沮丧时,他们抚掌大笑说:“嘿!这是西班牙!13是吉利的!”

刚出港口,只见教练“忽”地一下子扬长而去,我面前波涛汹涌,一浪高过一浪。无人帮我,只能战战兢兢驾驶启航。小艇不听我指挥,速度慢,冲不过浪头,速度一快,就猛地飞起,然后重重地砸在海上,身体在自由落体后撞上龙头,溅起的无数浪花让眼睛疼痛无比。泪眼朦胧中,我看到教练在一两百米外,潇洒地在海面上跳来跳去,一面挥动左手,示意我跟上。

我硬着头皮,试图在风浪中根据浪的律动,控制油门,似乎能轻松地翻过两道浪,却在下一道浪中重重摔蒙。调整方向则更惊恐,我试图趁浪的间隙加速转向,身体稍一迟疑,下一秒就产生强烈的后坐力,人差点出去。我死死地抓住龙头,用腿紧紧夹住,让身体往下沉,耳边忽响起水手教练的喊声“坐住了!”或许是骑车的“坐功”让我逃过一劫。之后,教练让我们下水游泳。我松了口气,兴奋地解开安全扣,猛地扎进水里。然而,我弱小的身体根本无法对抗浪的速度,它将我不断推离摩托艇,我无力地起起伏伏。天气逐渐阴沉,海水格外刺骨,对深渊、未知生物的恐惧顿时把我吞没。我用力喊叫,教练却在百米之外。我拼命向摩托艇游去,呛了好几口水。好不容易游到艇边,我把腿搁上去,又滑下去,用手撑,身体又滑下去。尝试了三次,我已筋疲力尽,脑子嗡嗡直响。忽然,远隔重洋的家,唤起我在昏天黑地中的求生欲,我必须回去……我不再指望别人,我手脚并用,死死按住脚踏处,身体侧着搁在艇上,保持平衡“黏”在艇上。挣扎了十分钟后,我终于坐定,恍惚间,天地开始倒转,眼里充满泪水。

出发时,我想驰骋于广阔的海洋之上,小小的一把征服地中海的瘾。我将追赶教练当作唯一的目标,希望向他不断靠近;又将性命系于虚无缥缈的相助上,不顾海水会把我吞没。如今,我只想如建筑师高迪一般,静静体悟万物,感受万千生灵与我同在。人类总是想征服宇宙,但同时,我们更应敬畏自然,做自然之神的仆人。

健康

夜色苍茫明月在

叶良骏

每次站在书橱前东翻西找,总会不由自主地抽出这本薄薄的《陶行知教育思想论述》,思绪万千。

1990年,对出书一窍不通的我,捧着一叠书稿冒失地闯进学林出版社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逢人就说,要出书,三个月后出一万册书。时任社长的雷群明先生难以置信地望着我,泼了我一头冷水。先要审题,再要审稿,通过了才能谈出版。像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,印个两千册已经是破天荒了。他找来王须兴先生与我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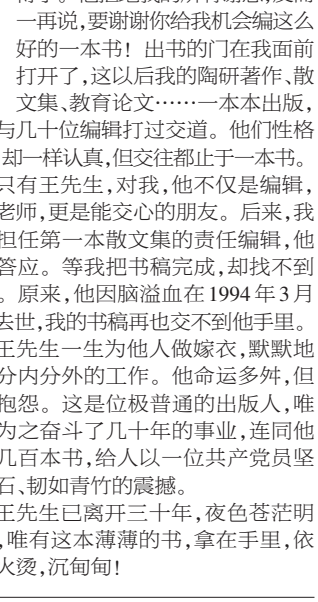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位温文尔雅的中年人,看得出来,他在字斟句酌地对我说话。信心满满的我,才知道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要出理论著作,通过选题本就难,出一万册简直是天方夜谭!我傻了眼。

进入书稿审核,我才知道自己完全是个“白丁”。我工作忙,白天没空去出版社,王先生约我下班后顺路去他家里讨论文

小路

(写生)

王文明



郭开之“间”

米舒

郭开阴损了名将廉颇,朝中还有位大将李牧,被其视为眼中钉。李牧足智多谋,屡败秦军。赵悼襄王去世,不满10岁的赵迁即位,为赵幽缪王,他对李牧说:“您就是我赵国的白起。”李牧为武安君。公元前229年,秦王派王翦领兵伐赵,赵迁命李牧率赵兵迎战。王翦自知李牧用兵如神,便暗中派王敖潜入赵国,拜访赵国相国郭开,献上重金,说:“秦国与李牧私下议和,您把这消息告知赵迁,赵迁一旦解除李牧的兵权,您的功劳可致上卿。”郭开受了贿赂,心想除去李牧,正好去了心头之患,便派使者去军营宣召,召回李牧。那使者有点良知,一见李牧,便将郭开诬陷李牧事告之,李牧愤怒中欲回国清君侧,使者说:“不知情者还以为将军叛乱,以你的才能,何必留在赵国等死。”李牧叹道:“我曾埋怨廉颇投奔他国,想

